「清肺排毒湯」的臨床應用與研究綜述

Review of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Lung-Clearing and Toxicity-Expelling Decoction

陳抗生　*CHAN Kongsang*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永遠會長）

[摘要]　清肺排毒湯在全國中西醫結合抗擊「新冠肺炎」中，經過反覆研討與臨床驗證，被國家健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批準為「國家診療方案的通用處方」。本處方經大量臨床實踐，結合現代研究，充份顯示清肺排毒湯不僅能扶正祛邪，減毒增效，其活性成份也具有增強免疫力、抗炎、抗病毒、退熱、止咳喘等功效。在臨床治療中強調要「合理應用」，否則部份患者有可能出現汗出過多、心悸、血壓升高、失眠、不安、腹瀉、胃脘痛、惡心嘔吐等不良反應，妊娠期女患者更應注意處方中一些禁忌藥的選用。總之，清肺排毒湯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只要合理應用，就能充分顯示中醫藥治療急症的優勢，值得推廣與進一步整理總結。

[關鍵詞]　清肺排毒湯；組方與方解；現代研究；不良反應

「清肺排毒湯」是根據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程發展規律，以《傷寒論》的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五苓散、小柴胡湯為基礎，經辨證創新組合化裁而組成。由於臨床療效顯著，本方成為第六版、第七版、第八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國家診療方案的通用處方[1] [2]，本處方臨床應用廣泛，療效確切且顯著，特整理綜述，與同道分享。

1　清肺排毒湯的組方經歷與論析

自2019年12月起我國陸續出現新冠肺炎疫情，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要求建立中西醫結合救治工作機制，並規范開展中西醫結合醫療救治，啟動了「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有效方劑臨床篩選研究」工作[3]。本方於2020年1月27日，經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以臨床急用實用效用為導向，在山西、河北、黑龍江、陝西4省試點開展了「清肺排毒湯」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療效觀察。直至2020年2月5日止共救治確診病例214例，總有效率達90%以上。2020年2月7日國家衛健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發文，將中藥復方「清肺排毒湯」向全國推廣使用[3] [4]。2月28日全國10個省共1206例確診新冠肺炎患者，應用「清肺排毒湯」醫治，總有效率達到了93.12%[4]。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應急專項「清肺排毒湯」專家組組長、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王偉教授指出[4]：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正式啟動了這一應急方案並責成當地一些專家和中醫師對一些臨床病例情況做了收集和了解，並要求對一些過去曾治療流感的一系列的中藥方法，然後結合這次疫情的一些疾病特點，在辨證用藥上結合臨床特點、發病時間、氣候特點等等，最後綜合形成本處方的初稿，並繼續在部份病人身上應用。這裏面包括一些流感病人，也有部份新冠肺炎病人，經初步嘗試與研討，對本處方作了一些修改。最後，專家組在《傷寒論》四個經典復方的基礎上，經過反覆研討與臨床驗證，制定了相對固定的復方，就是當今的「清肺排毒湯」[4]。

清肺排毒湯為《傷寒雜病論》中四個治療寒邪引起的外感病的方劑優化組合，減去人參、大棗、五味子，另加山藥、枳實、陳皮、藿香而成。處方：麻黃9g，杏仁9g，炙甘草6g，生石膏15-30g（先煎），桂枝9g，澤瀉9g，豬苓9g，茯苓15g，白朮9g，柴胡16g，黃芩9g，姜半夏9g，生薑9g，射干9g，紫菀9g，款冬花9g，細辛6g，山藥12g，枳實6g，陳皮6g，藿香9g。服法：水煎服，每日一劑，分早晚各一次[1][2]。新冠肺炎是一個新發疾病，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如病原體來源不清，存在多種傳播途徑，傳染性強，人群普遍易感[5]。正如《素問·刺法論篇》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版）》首次明確指出，本病屬於「疫病」範疇，病因為感受疫戾之氣[6]。在試行第四版中將病因更改為「寒濕」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

之邪，試行第六版則把病因調整為可存在「寒濕」與「濕熱」的不同屬性[5][7]。根據中醫疫病學理論，本病致病的疫癘邪氣是一致的，無論湖北武漢還是湖北以外地區，患者的中醫症狀表現高度一致，舌象相似，主要證型相近，審證以求因，基本推論本病的病因為「濕」類性質的疫毒，可稱之為「濕毒疫」。而濕毒從寒化還是熱化，則取決於濕毒與人體正邪交爭的反應狀態[6]。此外，各地不同時段的六淫邪氣是本病發生的誘因，根據當時武漢天氣時令和地域環境等相關因素，結合確診病例的臨床表現，中國中醫科學院王永炎院士提出本疫病為「寒濕疫」，北京廣安門醫院主任醫師、國醫大師薛伯壽根據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情況，結合師從當代傑出中醫學家蒲輔周先生的抗疫經驗，同意此次疫情為「寒濕疫」，也得到親臨武漢參與中西醫結合抗疫取得卓效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應急專項「清肺排毒湯」專家組組長王偉教授的認同[4] [8-9]。仝小林認為[10]：新冠肺炎是感受寒濕疫毒而發病，其原因之一是本病發於冬季，因此寒邪是毋庸置疑的；二是武漢濕氣較大，加之氣候反常，陰雨綿綿，夾寒聚濕。本病以寒、濕為主，兼有鬱而化熱的病症。根據中醫理論，寒濕為陰邪，陰盛則寒，陰盛則陽病，因此本病病性屬於陽病。治療寒邪要散寒透邪，辛溫解表；治療濕邪，要芳香祛濕化濁。根據臨床症狀，患者不僅有發熱、咳嗽、胸悶氣短等肺系證候，大多數患者還有脾胃症狀，如乏力、食欲不振、惡心嘔吐、納差、腹瀉、便秘等。且寒濕阻滯氣機，致脾運化失常，故認為病位在肺、脾。因此，總的治則為散寒祛濕，清熱化濁，宣肺健脾，解毒祛邪[10]。隨著中醫在大量臨床實踐中對新冠肺炎病理機轉的認識深化，充份證明清肺排毒湯適用於治療本病的輕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也可結合患者實際情況合理使用[1] [10]。

2　清肺排毒湯的方解與應用論析

清熱排毒湯是張仲景相關經方的融合創新運用，本方劑組合根據《傷寒論》的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五苓散、小柴胡湯加減組成。組方中的「麻杏石甘湯」為解表劑，具有辛涼宣泄，清肺平咳喘的功效[10]。尤以麻黃宣肺平喘，是宣散肺邪的要藥。既能宣開肺閉，散除肺間質鬱飲，利水消腫，上宣下利，助祛濕毒，使邪有出路[11]；杏仁宣開上焦肺氣，肺氣宣化，則濕邪隨之氣化，即使有兼邪，亦與之俱化。故有止咳化痰平喘，潤腸通便之效，如此上宣下瀉，也有利於祛邪外出[11]。杏仁降利肺氣，與麻黃相伍，一宣一降，加強宣肺平喘的功效[10]；生石膏清瀉肺、胃之火，有防「痰濕鬱滯而化熱」之效[11]。因石膏辛甘大寒，與麻黃相配，宣肺而不助熱，清肺而不留邪，且用量可根據患者發熱情況而定，若不發熱可用量少，發熱可用量大[10]；炙甘草益氣扶正，既能調和麻黃、杏仁之宣降，又與石膏合用生津止渴，更能調和於寒溫、宣降之間。四藥配伍，表寒得散，營衛得通，肺氣得宣，則諸症可愈[10]。另一組方「射干麻黃湯」為祛痰驗方，可溫肺散寒，化飲滌痰[10]。方中的射干有瀉肺降逆，利咽散結，祛痰化飲之功[10]；麻黃有宣肺平喘咳之效，與射干相配，可加強射干的降氣止咳，化痰散結之功效[11]；細辛調治寒飲內盛，有溫肺散寒，通竅開閉之效[10]；紫苑、款冬花潤肺下氣，化痰止咳[10]；姜半夏、生薑下氣、化痰止咳。全方運用有清熱解毒，利咽散結，宣肺化痰止咳之功效[10]。「五苓散」是溫陽化氣，健脾利濕之效方。因本病以濕毒之邪為主，溫化膀胱之氣，氣行則水行，促進化氣利水之功，故有加強通陽化氣，利水祛濕之效[11]。方中的桂枝入心、肺、膀胱經，有強壯心陽，溫經通絡之功。也有強壯肺陽，宣發肺氣，助麻黃宣肺平喘咳之效。又可溫化膀胱之氣，促進利水祛濕與消水腫之效[11]；澤瀉、豬苓利水祛濕，清瀉濕熱毒邪；白朮、茯苓健脾燥濕，又可促進澤瀉、豬苓的利水滲濕功效[11]。北京國醫大師薛伯壽對本方劑強調：五苓散可控制「清肺解毒湯」處方中的麻黃、桂枝發汗之峻，處方中的麻黃也有助增強五苓散溫化祛濕的功效[12]。「小柴胡湯」是治少陽證的主方，因為疫病起於去年冬天，屬少陽相火干擾之氣，故加用本方有疏瀉肺熱，下氣止咳，和解表裏的功效。方中柴胡，其味清香，不濃不淡而居中，故專走「半表半裏」，長於「疏泄少陽肝膽經之邪」。又因藥性清輕升提，故有「升舉陽氣，扶正祛邪」之功效。本藥若重用（15-30g）有清熱退燒的佳效[4] [11]；黃芩是清熱燥濕，瀉火解毒的有效藥。因本藥入肺、大腸、小腸、脾、膽經，故有助清瀉本疫病的多臟腑的濕熱毒邪。臨床實踐證明，柴胡與黃芩是一對好「藥對」，一升一降，一疏一泄，肝升膽降，共解少陽之邪[4] [11]；姜半夏降逆止嘔，燥濕化痰，消痞散結；生薑下氣止嘔，化痰行水與解毒。本處方尚加山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PCMP All Rights Reserved

藥、枳實、陳皮、藿香。山藥可益氣養陰扶正，健脾燥濕；枳實有下氣除脹，消積導滯，瀉痰除痞，善治痰濕內阻，寒凝氣滯；陳皮理氣健脾，燥濕化痰；藿香芳香化濕，健脾止嘔。既能殺表邪，又可化裏熱。全方之配伍，適合於推薦在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冠肺炎中使用[4] [11]。

清肺排毒湯中麻杏石甘湯配五苓散解表散寒，利水祛濕。因方中麻黃發散風寒，宣肺平喘，利水消腫，可配合五苓散祛濕；五苓散可制約麻黃桂枝的發汗太過[10]。又因患者臨床症狀有胸膈滿悶、氣短等，在病患者的肺臟深部氣道，肺泡、細支氣管裏面有很多黏液性分泌物，非常黏稠的痰液堵住氣道，不容易排出來[13]。故組方中合射干麻黃湯以溫肺散寒，化飲滌痰[10]。又因邪氣入裏化熱，出現寒熱往來證候，故組方合小柴胡湯和解表裏，透解邪熱[10]。本組方尚加入藿香芳香化濕，和胃止嘔；陳皮健脾益氣，燥濕化痰，和胃止嘔；枳實瀉肺化痰；山藥健脾益氣，平補脾、肺、腎，以增強療效[10] [11]。本處方去除人參、大棗、五味子三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應急專項「清肺排毒湯」專家組組長王偉教授解釋[4]：本疫病以寒濕為主，因「急則治其標」，故治當以祛邪為主。人參、大棗、五味子三藥雖有扶正，但同時有留邪之慮，故去之。從中藥學理論分析，因原方中人參、大棗、甘草可助濕生熱，故去除[10]。五味子有斂肺收汗之功效，不利於宣肺發汗，更應去除[10]。清肺排毒湯組方中的諸藥共奏散寒祛濕，芳香化濁，宣肺健脾的功效，可改善發熱、惡寒、頭痛、身痛、咳喘、咽乾、脘腹痛、惡心嘔吐、腹瀉、精神不振、小便不利等症狀[10]。本方劑水煎溫服，一天一付，早晚二次（飯後40分鐘），3付為一療程。如有條件，每付服藥後，飲用大米湯半碗，若舌乾津液虧虛者可多飲至一杯。北京國醫大師薛伯壽認為[12]：該方實為張仲景相關經方的融合創新運用，可為疫情防控和臨床救治發揮重要作用。並強調應用本方必須掌握一個「度」，不要誤認為「通用方」就可以一次用到底，因為一個普及方只能用到「適可而止」，病邪去了，病好了，或有一部份要是控制不了，病情有新發展，就應《根據》六經辨證，或者陰陽辨證，及時地用相應的處方來急救。另外，治療中應緊密結合現代醫學的支持療法，選用中西醫結合治療很有必要[4]。

3 清肺排毒湯的現代藥理學研究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佈通知，根據中西醫臨床治療及療效觀察情況，在中西醫結合救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推薦各地使用「清肺排毒湯」。雖然新冠肺炎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但本病以發熱、咳嗽、乏力為主要臨床表現，以病毒感染及感染後的炎症過程是明確的。清肺排毒湯中的麻杏石甘湯具有抗流感病毒、抗炎、止咳和調節免疫功能等作用[14]；射干麻黃湯具有平喘、減輕氣道反應的作用[15]；五苓散具有抗炎的作用[16]；小柴胡湯具有解熱、鎮痛、抗炎的功效[17]。在大量臨床實踐中，充份顯示清肺排毒不僅能扶正祛邪，減毒增效，其活性成份也具有增強免疫力、抗炎、抗病毒、退熱、止咳喘等功效。

3.1 調節免疫功能，抑制炎症反應

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18]：本方組中的「麻杏石甘湯」可增強小鼠的非特異性免疫，促進特異性抗體形成，增強機體網狀內皮系統功能和促進吞噬細胞的吞噬功能。有研究[19]發現，麻杏石甘湯可通過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調節細胞因子的表達和分泌，從而減輕肺部炎症，改善流感病毒性肺炎小鼠的一般狀況。「射干麻黃湯」通過調節免疫性炎症通路治療支氣管哮喘[20]，還可通過下調白細胞介素17A（IL-17A）、白細胞介素6（IL-6），升高IL-10抑制炎症細胞在哮喘小鼠氣道內的聚集，從而減輕炎症反應[21] [22]。錢凱等通過網絡藥理學分析發現[23]：五苓散可能通過調節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半胱氨酸蛋白酶3（Caspase-3）等靶點，調控白細胞介數17（IL-17） ……等相關炎症信號通路，從而抑制炎症反應，調節免疫功能。陳平安等[17]研究發現，小柴胡湯可改善小鼠肺組織的損傷和炎症程度，其作用機理可能通過抑制炎症細胞因子IL-1β、IL-6、TNF-α和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的分泌來實現的。因此，清肺排毒湯各組成方劑均有調節免疫功能，增強消炎功效。

3.2 抗病毒作用

本方組中的「麻杏石甘湯」對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病毒性肺炎模型具有顯著性的保護作用，可以降低肺指數，增高脾指數和胸腺指數，有效減輕肺部炎症損害。其作用與降低肺組織TNF-α、TNF-β和MPO含量，提高SOD含量和調整小鼠T細胞亞群百分率有關。採用細胞培養技術、血凝試驗和MTT法研究麻杏石甘湯在4種給藥方式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PC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對流感病毒血凝滴度和流感病毒感染的MDCK細胞活性的影響，結果表明麻杏石甘湯通過直接殺傷病毒、干預病毒吸附、抑制病毒增殖、保護宿主細胞而發揮抗流感病毒作用[24] [25]。張世鷹等[26]研究發現，麻杏石甘湯能夠下調流感病毒感染的巨噬細胞干擾素α(IFN-α)、干擾素β(IFN-β) 分泌水平和蛋白表達水平，發揮抗病毒作用。孫建民[27]研究發現，「五苓散」可能通過改善機體免疫功能，對輪狀病毒具有拮抗作用。「小柴胡湯」的現代研究證明[28]，對治療人為造成鴨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具有直接抑制病毒復制的功效。清肺排毒湯的「陳皮」含有豐富的橙皮苷，經華中科技大學同濟藥學院李華教授和沈陽藥科大學陳麗霞教授共同研究，他們根據計算機虛擬篩選方法，發現橙皮苷可能通過結合在新冠病毒S蛋白受體結合結構域（RBD）從而破壞RBD與ACE2（新冠狀病毒的人類受體）的相互作用[29] [30]。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的Jeff Gruneich博士對李華教授的研究認為：橙皮苷在橙皮和橘皮中大量存在，研究發現橙皮素在細胞培養中能夠以劑量依賴性的方式抑制SARS冠狀病毒3C樣蛋白酶的裂解活性[29] [32]。目前，關於橘子皮應用於新冠病毒防治的討論正在中美科學家之間展開[29] [32]，值得香港中醫的關注。

3.3 解熱、止咳平喘作用

清肺排毒湯的組方「麻杏石甘湯」經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有解熱、抗炎、止咳平喘的功效[24]。把氣管內接種肺炎雙球菌造成「邪熱壅肺證的家兔實驗模型」，選用麻杏石甘湯治療組與對照模型組相比，觀察體溫變化。發現治療組種菌8小時後體溫升至高峰，20小時後體溫明顯下降；模型對照組8小時後體溫持續上升，20小時後體溫明顯升至高峰，此後緩慢下降，56小時尚未恢復正常，與治療組有顯著性差異[33]。研究發現方中麻黃有解熱抗炎作用，其揮發油對實驗性發熱動物（兔、大鼠）有解熱效果[24]。石膏對實驗性發熱影響的研究結果雖有爭議，但近年多個研究均表明石膏對實驗性發熱有明顯的解熱作用[24] [34]，麻杏石甘湯中石膏可減小固定大鼠體表干熱損失量，與麻黃配伍可抑制體溫升高[35]。現代研究再以麻杏石甘湯鎮咳作用為研究指標，表明口服麻杏石甘湯提取粉末，對（豬毛）物理刺激雄性豚鼠氣管內壁引起的咳嗽，有顯著的抑制作用[36]。本方中麻黃的揮發油及生物鹼可促進腎上腺素能神經末稍和腎上腺髓質釋放去甲基腎上腺素，並作用於支氣管平滑肌引起舒張；麻黃水提物與醇提物能抑制過敏介質（5-HT.SRS-A）的釋放，並通過多個環節發揮平喘作用[24] [37]。杏仁中的杏仁苷經消化酶或苦杏仁苷酶分解，逐漸產生微量氫氰酸，可輕度抑制呼吸中樞，使呼吸運動趨於安靜而發揮止咳平喘作用[37] [38]。處方中的「射干麻黃湯」經實驗研究表明[39]：本方能對抗組胺、乙酰膽鹼所致的氣管平滑肌收縮作用，並能明顯減少氨水引起的小鼠咳嗽次數，明顯增加酚紅排出量，表現出有顯著的鎮咳、祛痰、平喘、抗過敏等作用。研究並證明，方中的射干對大鼠有顯著的解熱降溫作用，其中的異黃酮成分有顯著抗炎作用。方中陳皮的揮發油有刺激性的祛痰和擴張支氣管的作用，陳皮提取液與揮發油對支氣管平滑肌的自發活動有抑制作用，能明顯拮抗組胺或乙酰膽鹼引起的支氣管痙攣，具有平喘、鎮咳和抗變應性炎症作用[24] [38]。

4 清肺排毒湯的合理應用與不良反應

清肺排毒湯是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推薦在中西醫結合救治新冠肺炎中使用的通用處方，根據中醫的理論，臨床使用通用處方治療時，應遵循辨證施治、因人制宜的原則加減用藥，否則影響療效與出現不良反應等。據報道武漢協和醫院西院2020年2月18日至3月5日住院確診的338例新冠肺炎患者，使用清肺排毒湯後部份患者出現汗出過多、心悸、血壓升高、失眠、不安、腹瀉、胃脘痛、惡心嘔吐等與治療相關的不良反應[40]。

4.1 對服藥後「汗出過多」的討論

張仲景在《傷寒論》中對發汗之度有詳細論析，他認為「發汗應使遍身微似有汗為度」，「不可令如水流漓」。因此，本病為「寒濕疫」，清肺排毒湯具宣肺止咳，清熱化濕，辟穢排毒之功效。方中麻黃為宣通寒凝血脈瘀滯之聖藥，故患者服藥後出現「周身微微汗出而熱解」，並自訴適量出汗後氣短胸悶也緩解，此為療效反應[40]。但治療中有2例「汗出過多，大汗淋漓，偶有心悸」。在原處方中把麻黃、桂枝、細辛、柴胡、生姜劑量減半，山藥劑量加倍後好轉[40]。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 All Rights Reserved

4.2 對服藥後「心悸、升高血壓、失眠、不安」的討論

經現代醫學研究證明[41]：麻黃揮發油有發汗作用，麻黃鹼能使人汗腺分泌增加，並興奮心臟，增快心率，收縮血管，升高血壓，並對中樞神經有明顯興奮作用，可引起興奮、失眠、不安。所以，部份患者對麻黃的作用敏感，服用後出現心悸、升高血壓、失眠、不安等症狀。武漢協和醫院西院研究認為，根據《傷寒論》中提到麻杏石甘湯的煎煮法：以七升水煎煮，麻黃煎煮後要去上沫，內諸藥煎煮取二升，去渣，溫服一升。故水煎法強調嚴格按照「去沫」程序處理，可使上述不良反應明顯減少[40]。

4.3 對服藥後「腹瀉」的討論

新冠肺炎為寒濕疫，「濕邪」為本病的主要病因之一。清肺排毒湯既祛寒閉，又利濕邪。臨床應用本方使肺氣清肅，下降為順，導致肺氣降則大腸之氣亦降，大腸通暢則肺氣亦宣通，由於肺有「濕」傳於大腸，可出現輕微「腹瀉」[40] [42-43]。所以，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臨床研究的338病例中有16例出現腹瀉，經臨床實踐體會[40]：新冠肺炎患者服用清肺排毒湯後使大便通暢，每日1-3次為正常現象。部份患者自訴通暢大便後，使胸悶症狀減輕，表明排泄大便是患者清除體內病邪的途徑之一。若「腹瀉頻繁，呈水樣便」者，建議停止應用本處方。

另外，「清肺排毒湯」與「連花清瘟膠囊」同時服用，可加重腹瀉。因連花清瘟膠囊藥物成份與清肺排毒湯的藥物成份有重複，很多患者為了加快疾病治療，擅自把兩藥同時服用，劑量增大而出現腹瀉[40]。又經臨床觀察，在16例腹瀉患者中，有10例因長期服用治療高血壓病、糖尿病、腫瘤等藥物，導致脾胃受損，脾陽不振，濕邪內生，阻滯氣機，脾胃升降失常，清陽不升反降，再加上處方中的生石膏性寒涼，更傷脾陽，水谷不歸正化，出現舌淡苔白膩，表現為腹瀉[40]。有8例腹瀉患者經臨床分析與本處方同時應用西藥「鹽酸阿比多尔片或抗生素針劑」有關，但目前尚無法確定這種中西藥配伍後的致瀉機理[40]。

4.4 對服藥後「胃脘痛、惡心嘔吐」的討論

在臨床研究中發現[40]：服用清肺排毒湯後出現「胃脘痛、惡心嘔吐」的患者均為舌紅少苔，呈現「胃陰虛」的病征。表明此類患者發病後吐瀉太過，傷津耗液，胃陰受損，虛熱內生。清肺排毒湯的處方中有辛溫、苦寒、淡滲、芳香之劑，易傷陰液。因此，胃陰受損的患者服用本方，會影響胃之受納腐熟，導致胃脘痛、惡心嘔吐。對此類胃陰虛患者，建議應用養陰祛濕法治療[40]。國醫大師李士懋的養陰祛濕法[44]：強調「苦燥淡滲治濕邪之常，養陰祛濕療濕邪之變」。李士懋教授認為，養陰之品多滋膩助濕，患者因濕既盛、陰必虧，於祛濕之際佐以養陰生津之品，不僅不禁，反而暗合醫理，於道彰明。在臨床實際中濕證每易相兼相雜，而養陰之品又分門別類極多，使醫者每有亡羊歧路之患。李老師認為，只要辨證準確，對於養陰之品的取捨當據證以定，不可一味選取石斛、玉竹、百合等甘淡之品，而遠龜甲、阿膠、熟地黃等滋陰之藥。若謹守「甘守津還」之意，實難圖百日之功。濕熱傷陰，初僅及脾陰胃津，久則耗損肝腎精血，故而治之當論五臟之別，陰血之殊。至於祛濕之品，也不固步於世醫所謂之「利水而不傷陰」之味，而是於處方定劑之時不拘繩墨,燥利可同施，白朮、茯苓同用[44]。

4.5 妊娠期女性患者應注意禁忌藥的使用

妊娠期新冠肺炎患者，應結合妊娠女性的生理特點，治病與安胎並舉。治療時盡可能規避妊娠禁忌藥的使用，尤其是在妊娠早期，因「受始3月內，遂物變化，稟質未定」（《備急千金要方》），此期易致畸形、流產等。如病情較重或危重需要應用妊娠禁忌藥，應在患者知情與同意下並嚴格掌握用藥劑量及時間，「衰其大半而止」，以免傷胎動胎[45]。按照「七版方案」推薦的清肺排毒湯在妊娠期女性患者應用時，建議去掉射干、細辛，將苦杏仁（有小毒）改為炒杏仁。處方如下[45]：麻黃9g，炒杏仁9g，生石膏15-30g，炙甘草6g，桂枝9g，澤瀉9g，豬苓9g，白朮9g，茯苓15g，柴胡15g，黃芩6g，姜半夏9g，生姜9g，紫菀9g，款冬花9g，山藥12g，枳實6g，陳皮6g，藿香9g。方中麻黃、桂枝、枳實為妊娠慎用藥，應注意劑量，中病即止。若有表邪時，可用麻黃、桂枝解表，表邪若已解或無表邪則不用；若有咳喘者可用炙麻黃宣肺平喘；枳實行氣化痰除滿，若痞滿緩解則不用。

Copyright HKRCOP All Rights Reserved

5 小結

清肺排毒湯是針對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經中西醫結合治療推薦使用的驗效處方，也是新冠肺炎國家診療方案的通用處方。本方是《傷寒雜病論》中四個治療寒邪引起的外感病的方劑加減組合，處方辛溫辛涼合用，甘淡芳香，多法齊下，針對寒、濕、熱、毒、虛等證，共奏散寒祛濕，清熱化濁，宣肺健脾，解毒祛邪之功效[9]。經現代研究證明，本方中多個構成方劑具有調節免疫功能，抑制炎症反應；抗病毒及解熱、止咳平喘的功效。本處方是目前公認的治療新冠肺炎療效確切的中藥方劑，但應注意合理使用，否則可能使部份患者出現汗出過多、心悸、血壓升高、失眠、不安、腹瀉、胃脘痛、惡心嘔吐等不良反應，妊娠期女性患者治療時盡可能規避「妊娠禁忌藥」的使用。總之，清肺排毒湯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合理與成功使用，充份體現了中醫藥治療急症的優勢，值得推廣與進一步整理總結。

參考文獻

[1] 國家健康委辦公廳,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 關於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 (試行第七版) 的通知[EB/OL]. (2020-03-03).

[2] 國家健康委辦公廳,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 關於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八版)的通知, 國衛辦醫函 (2020) 680號, (2020-08-18).

[3]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關於進一步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西醫結合救治工作的通知》印發建立中西醫結合工作機制[EB/OL]. (2020-01-28)[2020-02-20].http:bgs.satcm.gov.cn/gongzuodongtai/2020-01-28/12586.html.

[4] 中華醫藥抗擊疫情. 央視力挺中醫！CCTV4紀錄片第一集《清肺排毒湯—古方新用顯身手》. 盧醫 3月4日.

[5] 盧幼然, 王玉光, 焦以慶, 等.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證治研究進展. 中醫雜誌, 2020,61(21):1846-1851.

[6] 國家健康委辦公廳,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 關於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 (試行第三版) 的通知[EB/OL]. (2020-01-23).

[7] 國家健康委辦公廳,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 關於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 (試行第六版) 的通知[EB/OL]. (2020-04-21).

[8] 王寧. 家專訪仝小林院士：中醫治療方案即將更新（附中醫預防處方）[N/OL]. 健康報. (020-01-26)[2020-02-19].https://mp.weixin.qq.com./s/OS-pjdLKu2Gjyxxh3-HfDdw.

.[9] 李修洋. 中科院院士仝小林: 新冠肺炎病患應第一時間服藥. 光明網 02-24 18:52.

[10] 李春波, 蘇揾, 劉永奇, 等. 清肺排毒湯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理論及現代藥理學機制. 中醫雜誌, 2020,61(15):1299-1302.

[11] 陳抗生. 新冠肺炎疫情對香港中醫的啟示. 香港中醫雜誌, 2020,15(2):6-10.

[12] 薛伯壽, 姚魁武, 薛燕星. 清肺排毒湯速有效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理論分析. 中醫雜誌網絡首發論文 http://KCMS/dctail/11.2162004.002.html

[13] 張佳星. 張伯禮：為何出院了又「復陽」？中醫如何做到「零復陽」.科技日報mp.weixin.pp.com

[14] 黃曉潔, 魏剛, 張龍, 等. 麻杏石甘湯的藥理作用和臨床應用研究進展. 廣東藥學院學報, 2014,30(1):110-114.

[15] 辛鳳. 射干麻黃湯的藥理分析. 世界最新醫學訊息文摘, 2016,16(21):154

[16] 范玉罔. 五苓散治療代謝綜合征的理論和臨床研究. 廣州中醫藥大學, 2012.

[17] 陳平安, 黃家望, 廖燦, 等. 小柴胡湯對NTHi誘導的肺部炎症的影響. 中醫藥學報, 2019,47(4):28-32.

[18] 肖林. 具有免疫作用中藥的藥理研究進展. 中成藥研究, 1987,(3):25.

[19] 李玲, 吳佳敏, 歐陽建軍, 等. 抗流感病毒性肺炎的有效中藥復方篩選及機制研究. 中國免疫學雜誌, 2018,34(8):1168-1173.

[20] 范榮榮, 唐麗娟, 羅子清, 等. 基於網絡藥理學的射干麻黃湯治療支氣管哮喘的作用機制分析. 遼寧中醫雜誌, 2019,46(10):2131-2238.

[21] 隋博文, 李明爽，王達, 等. IL-17A,TNF-a在哮喘小鼠模型氣道炎症中的變化及射干麻黃湯的干預作用研究. 中國中醫急症, 2017,26(4):581-618.

[22] 隋博文, 李明虎, 翟平平, 等. 射干麻黃湯對哮喘小鼠模型氣道炎症及血清IL-6,IL-10水平的影響. 中國中醫急症. 2017,26(5):783-882.

[23] 錢凱, 杜彥儀, 韓龍胤, 等. 基於網絡藥理學探討五苓散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作用機制. 中國實驗方劑學雜誌, 2019,25(19):138-146.

[24] 沈映君主編. 中藥藥理學.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157-479.

[25] 盧芳國. 麻杏石甘湯體外抗A型流感病毒作用靶點的研究. 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 2008,28(2):5.

[26] 張世鷹, 何谷良, 盧芳國, 等. 基於TLR7/8介導的IFN-α/β蛋白表達水平探討麻黃先煎之麻杏石甘湯抗流感病毒的機制. 中華中醫藥雜誌, 2019,34(3):1188-1193.

[27] 張建民. 五苓散加味對輪狀病毒腹瀉患兒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的影響. 河南中醫, 2016,36(5):766-767.

[28] 陳壓西, 郭樹華, 齊珍元, 等. 小柴胡湯膠囊抗鴨乙型肝炎病毒的試驗研究. 中西醫結合肝病雜誌, 2000,10(2):17.

[29] 楊月影. 不可思議: 食用橘子皮或可防治新冠病毒. 結構藥理學與藥物化學實驗室, mp.weixin.pp.com

[30] Wu,C.R.,Liu,Y.,Yang,Y.Y.,et al.Analysis of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SARS-CoV-2 anddiscovery of potential drugs by computational methods.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2020.https://doi.org/10.1016/j.apsb.2020.02.008.

[31] Lin,C.W.,Tsai,F.J.,Tsai,C.H.,et al.Anti-SARS coronavirus 3C-like protease effects oflsatis indigotica root and plant-derived phenolic compounds.Antiviral Res.2005;68(1):36-42.

[32] 劉碧鳳. 橘紅、皂角刺、虎杖、馬鞭草是「武漢江夏方艙醫院」抗疫的驗效藥. 香港中醫雜誌, 2020,15(2):50-53.

[33] 張劍勇. 溫病邪熱壅肺證的動物實驗研究. 甘肅中醫學院學報, 1990.7(1):47.

[34] 梁強. 生石膏對發熱兔解熱作用的實驗研究. 中國醫科大學學報, 1001,20(1):16.

[35] 左鳳摘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及其配伍對體溫和體液的影響. 國外醫學中醫中藥分冊, 2000,22(1):47.

Copyright 版權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36] 陳永輝. 麻杏石甘煮散的解熱抗炎實驗研究. 中醫研究, 1995,8(10):20.
[37] 呂秉森摘譯. 研究中醫古方組成—麻杏石甘湯. 中成藥研究, 1987,(4):47.
[38] 王曉光, 傅江南主編. 常用中藥藥理研究與臨床新用. 北京: 人民軍醫出版社, 2006,181-319.
[39] A+醫學百科 「射干麻黃湯」條目 http://cht.a-hospital.com/w/%E5%B0%84%E5%B9%B2%E9%BA%BB%E9%BB%84%E6%B1%A4
[40] 張麗娟, 范恆, 陳瑞, 等. 從臨床實踐談清肺排毒湯的合理應用. 中醫雜誌, 2020,61(18):1573-1576.
[41] 高學敏. 中藥學. 北京: 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37.
[42] 周祥, 張偉, 徐豔利, 等. 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腹瀉一症的中醫辨析. 北京中醫藥, 2020,39(3):235-237.
[43] 王曉瓊, 楊思進, 謝春光, 等. 清肺排毒湯治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臨床療效觀察. 中藥藥理與臨床, 2020,36(1):13-18.
[44] 李軼璠, 劉簽興, 趙永辰, 等. 李士懋養陰祛濕法治療濕證經驗. 中醫雜誌, 2017,58(14):1180-1182.
[45] 范麗潔, 杜惠蘭, 段梅. 妊娠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中醫認識及辨證與治療要點. 中醫雜誌, 2020,61(19) :1666-1669.

（編委：黃賢樟審校2021.01.08）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 版權所有
Copyright HKRCMP All Rights Reserved